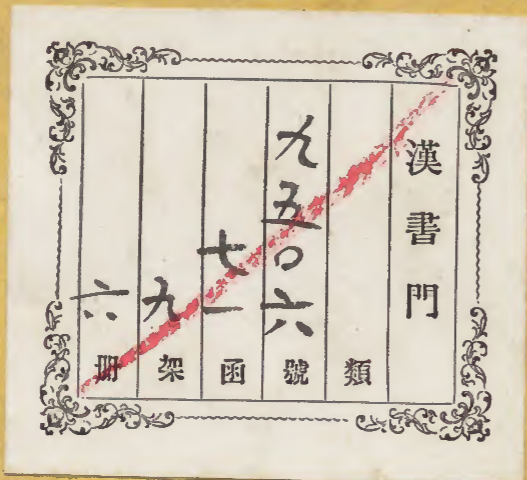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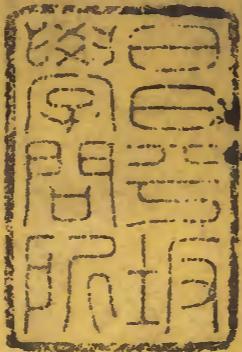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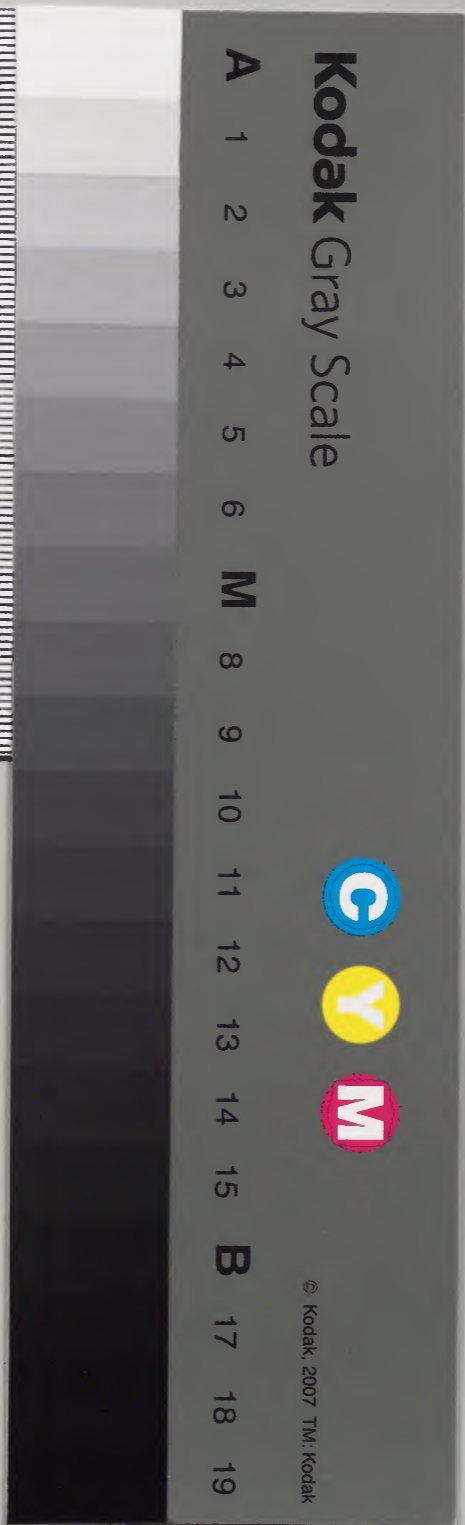


旅軒性理說

五之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06
冊數	-6 (4)	
函號	299	77



旅軒先生性理說卷之五

淺草文庫

經緯說總論

傳記中經緯字之行非一而其釋亦非一說矣然而兩字



皆從糸則布帛中經緯蓋其制字之本旨也觀夫織之為
其理則亦本於天地矣而取其理用之於織出布帛
則杼柚縱橫之妙綜理互貫之巧如非天地固有之

理又非聖神默識之智不可得而制作也以此經緯擬之
於宇宙間萬事萬物大小精粗之類無非其義也而其義
之大者理氣是也然布帛之經緯經與緯皆人所造也理
之為經也則亘古亘今固自有者而非其所加損也氣之
為緯則其間許多變化者是也亦莫非此理中自然之用

也而雖其在天地者亦有覆載生成之偏不得不待吾人而參贊之至於人在物之氣若非聖人與天地同德無不準之緯者則必須專用人功而修為然後得合於本然之理為中正之道焉故從古以來聖賢事業都不出乎主此理之經治此氣之緯者也理行乎氣氣順乎理然後無體用本末之相戾而所以為經緯者得矣請習此事者學也躬行此事者道也心得此事者德也以之修身則一身之經緯得焉以之治人治物則人物之經緯得焉以之參贊天地則天地之經緯得焉然則人之善惡世之治亂皆決於經緯之得失矣故其主經治緯之術則帝王之道聖賢之訓凡載在經傳中者無不備也

又曰合理氣而名之即所謂道也其以體用本末分之然後謂之理謂之氣理通大小故或大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是也是指其造化原頭者也或小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是也是指其人物賦予者也然所指而言者有大小理非有大小即一理也氣無形質運行故如輕清為天重濁為地者以形質言也陰陽往來升降屈伸者以運行言也然為形質者載運行之機為運行者在形質之中莫非一氣也夫以體用言理氣者理則無形質無運行氣則有形質有運行氣之有形質有運行者若不有此理在於無形質無運行之中而為形質運行之理則其何所準則而能為形質之模範何所柄要而能為運行之機軸歟即氣之

以理為體者也理之無形質無運行者若不有此氣為之形質為之運行則其何得而有器物法象何得而有變化功用歟即理之以氣為用者也然而無用之體自不得以為體無體之用亦不得以為用則體用豈得相無乎其以本未言理氣者形質之大者天地小者人物運行之大者在天地為寒暑晝夜小者在人物為動靜語默然天地之道陰陽剛柔有其常者其實也若蒼蒼黼黻之形質其具也生長收藏之不失時者運行之實也而晦明升降之變其具也人物之道性命彛倫之盡其則者其實也若群群林林之形質其具也禮義恭敬之不失節者運行之實也而視聽言動之用其具也實其本也具其末也此則氣以

言

理為本理以氣為末者也然而無末之本自不得以為本無本之末亦不得以為末則本末豈得相無乎然則以體用言者自一義也以本末言者亦一義也體用止有體用之義而不足以兼本末之義本末止有本末之義而不足以兼體用之義今以經緯擬之則不但可以兼體用本末之義至於體用本末二具者所不得以相盡之義亦足以包得焉其義已備於已上各段之中矣

又曰理氣不惟以體用本末言之皆各有可喻之義又以水之源流網之綱目取比而亦似有相發之端焉然天地萬物之為天地萬物者氣也天地萬物之所以為天地萬物者理也以體用言則理為體氣為用以本末言則理為

本氣為末其以源流綱目言之理為源為綱氣為流為目
各因其名目之本義擬之於理氣者雖皆果有可證可明
之實矣而天地萬物之理天地萬物之變固不可以一名
目而窮其妙焉究其狀焉擬以體用體用不足以盡其義
擬以本末本末不足以盡其義源流綱目之莫盡其義亦
莫不然耳然而以四者單舉而比之雖各不足以盡其義
焉而亦須或舉體用言或舉本末言或以源流或以綱目
言之而兼取並比然後理之所以理乎氣氣之所以氣乎
理者參互觀驗有可以得其實矣至於經緯之說則稽諸
傳記取用之義而以擬於理氣則實有符合之妙最為親
切的當焉非若體用本末源流綱目之各近一義而已矣

豈不以經緯之制實取於天地之理氣而然哉或曰經緯
本是織絲縱橫之名乃人所手造之制而不過為人家杼
柚中最賤一物事耳故古人之取譬者雖或用之於大處
其所謂經所謂緯皆就有形質者言之如曰天經地緯曰
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曰文經武緯等說莫不以目所可見
者並之為一經一緯也今若指理為經指氣為緯則理雖
曰自未有宇宙之前直至宇宙之後一此理也然既無形
象又無方所則指何物可擬為縱絲之經歟氣則為形質
有運行者皆氣也而其為形質之巨細精粗運行之長短
廣狹有什百千萬之不齊則並擬之橫絲之緯可乎哉曰
道本是人所蹈之路平地上四達而通行者是也而乃名

之以三才共由之道則平地之道直當有目皆覩有足皆蹈而已若三才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者也而取彼名此焉蓋舉粗喻精借物名理固無不可矣今用經緯稱理氣豈相遠哉惟能大著眼目而觀之則理在天地之前後而先後天地終始乎其中理在天地之既位而陰陽造化終始乎其中理在吾人之秉彝而德行事業終始乎其中以其有常而謂之理以其有變而謂之氣也而氣出於理理行乎氣者豈非自然之經緯也或曰有理故氣從而出焉則氣之本於理固也若經緯則經緯自為經緯緯自為緯緯以此而比諸理氣之一原無乃不相類耶曰經緯豈可以

一縱一橫而疑其二哉有經不得無緯緯之出乃由於經則經緯是一理也是一般絲也經所以受緯緯所以成經經因於緯緯因於經則其與理之有氣氣之體理何以異哉且夫理氣之稱指其為理處不可名以氣指其為氣處不可名以理則亦似乎經不可名緯緯不可名經者矣而理之為經者自具許多之條脉氣之為緯者實有不紊之倫類此又取擬之義也

又曰天下之物皆出於理氣故莫不有理經氣緯之象焉就以五行之為物者言之天一所生地六所成曰水其性潤下比則理之經也有四時之水有星宿之水有方諸之水有雨露之水有井泉之水有池澤之水有江河之水有

四海之水有生物中自然之水其為深淺鹹淡順逆之用不一者比則氣之緯也地二所生天七所成曰火其性炎上比則理之經也有四時之火有星宿之火有雷電之火有陽燧之火有鑽木之火有金石之火有生物中自然之火其為大小順逆之用不一者比則氣之緯也天三所生地八所成曰木其性曲直比則理之經也有四時之木有星宿之木有椿桂之木有松栢之木有樗櫟之木有荆棘之木以之為棟樑為舟車為薪柴之用不一者比則氣之緯也地四所生天九所成曰金其性從革比則理之經也有四時之金有星宿之金有黃金之金有白金之金有銅鐵之金以之為鍾律為金鼎為刀鈞為鎖鑰之用不一者

比則氣之緯也天五所生地十所成曰土其性稼穡比則理之經也有四時之土有星宿之土有玉石之土有丘陵之土有沃腴之土有墳衍之土有剛鹵之土以之為都市為田園為數澤為荒服之用不一者比則氣之緯也然不一之水莫非水也不一之火無非火也不一之木不一之金不一之土無非木也金也土也則豈有經外之緯哉此舉其大者耳其餘萬物亦皆有理氣之象至於人事家國之中亦莫不有體用本末源流綱目之可擬而必為之相隨並行焉何哉此理之外無他理故理氣為大經緯而理氣中之物皆各有經緯之義者如是夫

又曰理者氣之理也氣者理之氣也言理而氣在其中何

哉理包氣故也言氣而理在其中何哉理為氣故也未有
氣之前氣之本已在於理則氣在理中者是也既有氣之
後理之用乃行乎氣則理在氣中者是也自天地之大至
于物之微細孰非理也孰非氣也然而古之聖人言及於
理者寡矣雖或言之不過乎在事物之理而未嘗有說到
原頭大統體上者及孔子傳易始發太極之稱而他未有
聞也不但言理之寡其言氣也亦寡矣及孟子始發浩然
之氣之說而亦止就在人者言之耳夫所以言理氣之寡
者非但難言也亦固有意者歟蓋理則無形象方所故若
輕為之言則人必求諸空蕩務於虛遠不肯平著脚跟於
篤實地頭矣氣則發動流轉開闔變化故若泛及為說則

人或揮袂闊步未必不有飛揚走作之思矣其所以寡言
理氣者不以是耶每取平實切近底題目如道德言行仁
義禮智孝弟忠信恭敬節儉等言以致反覆詳勉之意此
其所恒說也其實莫非理所統也氣所行也而顧皆心身
上體認踐履之名目故人之聽之者莫不檢心束身要須
反求實踐則主經治緯之事即在是矣降及後世以為雖
初學不可不先識其名義為其向上之標的則開卷舉口
無人不說理氣聽其言則無極太極如目斯見陰陽造化
如手是指究其實則或指理為氣或指氣為理或過分理
氣為是二本二物者然彼固無心身體履之實而遽談於
性命之奧者其果能說得是乎此不足道矣至於高世立

幟之儒號為吾黨之宗者病於守常則或泥於前言好為立異則或詭於妄執其能有真見者幾人哉

又曰古之聖人說理氣既寡而又未有分理氣為言者夫理之為統體者直自亘天亘地亘古亘今無形象可見無方位可尋則固不可得而容言說矣言說之所不可容焉則雖其所包圍含藏者只是氣也而窮原至此則氣亦不容為之分矣至於散在事物者莫非理也理之所在莫非氣也而亦未嘗分言理氣何也竊以為理之著於實用者既為天地萬物之形質仍為天地萬物之運行則理之無形質者於是乎有形質矣理之無運行者於是乎有運行矣形質固是氣也而雖曰理之形質可也運行固是氣也

而雖曰理之運行可也其可外氣有理離理為氣乎然則天地萬物皆氣中物也而氣則皆理中氣也故不必分解於此理彼氣之界而止就理氣之混成一物者使之為真而毋妄為純而毋雜為善而毋惡為中而毋偏為正而毋邪為公而毋私為直而毋曲為順而毋逆為易而毋險為一而毋二為全而毋虧為常而毋變為密而毋紊為是而毋非為當而毋乖允其所可為者即皆理之本然也允其所可毋者即皆氣之流失也治去其流失之氣而咸歸於本然之理則此其不分之中而所大分者正在於此無非主經治緯之法也即所謂性命之理也彝倫之教也正學也大道也至德也吾人之極此焉可以立矣後儒以允善

之類皆理也惡之類皆氣也而善惡之相反便是冰與炭也白與黑也霄與壤也則理與氣絕不可與之相屬焉於是乎為說則別其條為圖則二其圈是則徒知其末之有二而不知其本之為一也徒知其有二而欲異之氣之為氣終不可得以無焉則其所以治之者反有所忌焉置之無如何之地而莫之能歸之於一此由於不能洞明其原分其可分治其可治故也必須知其本之為一究其末有二之機而正其偏直其倚中其過不及者而止焉則可矣是不過以氣治氣不失其為氣之則而性命之理不外是矣茲非精一克復之要乎此古之聖賢不為之強分理氣止說其治氣養氣之方而理氣之分自明於不分之中矣

一自分理氣費盡說話之後此學之明益不如古昔何哉

又曰有常者固理之常也而有變者亦理之變也惟其有常然後變得而為變又其有變然後常得而為常常以先之變以後之不先其有後乎常以始之變以終之不終其有始乎有常而無形者即理也有變而無常者即氣也理者氣之所以為氣氣者理之所以為理理之變是氣也氣之主是理也理之不得無氣氣之不得無理者理氣同一道也理焉而為主氣焉而致其實主不立實何從而致焉實不致主何得而立焉此先後始終之不容相無也夫以體用本末源流綱目經緯擬之於理氣則體也本也源也綱也經也者理之擬也用也末也流也目也緯也者氣

之擬也無體固不得有用體矣而無用亦何待而為體無本固不得有末本矣而無末亦何待而為本固無無源之流矣又安有無流之源乎固無無綱之目矣又安有無目之綱乎經緯之相復也如是故理之有氣氣之有理於是乎可見矣然亦不是體一時用一時本一時末一時源流各一時綱目各一時經緯各一時也又不是體一處用一處本一處末一處源流各一處綱目各一處經緯各一處也理有而氣有氣行而理行未嘗不與之為時為處焉其有一頃刻一絲毫之或相判別乎惟其體常統乎用而用不得統乎體本常統乎末而末不得統乎本至於源常統乎流綱常統乎目而流不得統乎源目不得統乎綱者亦

然則理之不可以擬綿氣之不得以擬經者乃非固然之序耶此有常者常自有常有變者常自有變而所以為變者亦自變而後常則常之有變乃其常也所以為一道也歟

又曰理一之一無體之一也一二之一天一之一也凡物在先止為先在後止為後在小止為小在大止為大在此止為此在彼止為彼既分先後大小彼此焉則不能為一而便作二截矣惟理也先而然後而然大而然小而然此而然彼而然常然而不可移易故曰一是則不與於數而為數之原者也非若一二之一雖為數之首亦自為一而止便作十中之一者也若理一之一則自以無體為一故

有為一之道而無為一之形焉然則理一之一乃是形而上者也一二之一已涉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極於上故為無體之體無時無處而不為其常一形而下者數於下故有所居之序所定之位任首而不能在尾居始而不能居終為少而不能為多必須非而衍之然後為十百千萬之無窮矣無體之一比則一家之家君也無與之對矣一二之一比則一家之長兄也其下有諸弟矣有家君然後有諸子兄弟則家君之尊非長兄之比也此無體之一所以不與於數也若不有無體之體為之體焉則焉得有無窮之用為之用乎惟其無體之中自有無所不包無所不備無所不通無所不貫之一故其為無窮之用者能有自

一至十由十至百千萬億許多之數也夫自一至十自十至百千萬億者亂一則不成次序闕一則不成位列其所以序齊位備不亂無闕者便是無體之一有以包備通貫故也指其無體而謂之理指其無窮而謂之氣此經緯之所以分也

又曰氣之未形未器之謂理理之為形為器之謂氣以其未形未器而有所可以形可以器者故謂之理以其為形為器而必回於所不形所不器者故謂之氣此乃理為氣之理氣為理之氣因是氣而有理之名因是理而有氣之名所謂理氣非二物者其義則未為不可也但物字非所當著得於理氣者也蓋不形不器者體也本也源也綱也

為形為器者用也末也流也目也以有無言之不形不器者不是無也而乃有之主也為形為器者不常有也而乃有之客也不形不器者無之有也為形為器者有之有也無之有者無時不有則有之常者也有之有者有時而無則有之變者也有之常者既自常存故有之變者往來而不窮焉有之變者往來而不窮故有之常者自不失其常焉此其所以經緯也哉

又曰先儒以人馬喻理氣理比之人氣比之馬理之乘氣若人之乘馬理不能自行乘氣而行猶人不能自行乘馬而行也此喻近矣則莫不以為善喻矣竊以為人與馬本是一物耳若理氣則非如人與馬之為兩物者也人與馬

貴賤雖殊既是人自人馬自馬各自為一物特以賤者當為貴者之所使用故人取馬以為所乘之物焉其為物則二焉矣至於理之有氣氣之在理則一原而已者也理不氣無以致用氣非理無以為主固不可以頃刻相無焉以人身喻之明與目不相離聰與耳不相離嗅與鼻不相離食與口不相離言與舌不相離心與百體不相離性與情不相離設必以在人馬者喻之常乘之道在人故人遂乘馬見乘之道在馬故馬遂被乘於人道則理也人與馬則氣也就人論在人之理氣就馬論在馬之理氣則可矣若以人與馬一比之理一比之氣則為主為使之分固似矣但以兩物比理氣恐人生疑於理氣之二本也人雖乘馬

或有無馬而徒行者理果有不待氣而自行者乎此固人馬理氣之不可相喻者也天下未有不經而能緯不緯而能經者矣

又曰曰理曰氣其目雖別氣出於理其為道則一也而所指而目之者不得不別焉蓋自不能無分合異同者道之全體大用也合者必分分者必合同者必異異者必同若知合而不知分知分而不知合知同而不知異知異而不知同則皆非知道者也故知理而不知氣雖曰知現非能真知理者也知氣而不知理雖曰知氣亦非能知得氣者也果能知理則知必有氣果能知氣則知必有理果能知理氣之一道則又必能知理氣之復別矣何則本末一木

理

別

也末出於本矣而不可指本為末指末為本也源流一水也流出於源矣而不可指源為流指流為源至如體必有用用必待體而必須有體用之各指經必有緯緯必待經而必須有經緯之別稱統而言之理故也若非此理之自一焉則其何有分合異同之道哉分合異同所以為理而為道者也乃所以有天地人物也在天地人物之中而不知此理可乎

又曰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似以太虛為理者也而其實非以太虛為理也未有氣化之前太虛而已即理在其中矣理不可見而可見者太虛故不言理而言太虛既以為有天之名則天非理乎如果以為以太虛為理則豈知

理者哉若理則不容言虛矣太虛者即氣也盖有理則有氣固無無理之時又無無理之處故亦無無氣之時與無氣之處焉其於未有氣化之前只自是太虛焉者即氣之本體也未有天地之前而為太虛者即天地前元氣之太虛也既有天地之後而為太虛者即天地中元氣之太虛也太虛之在天地前也天地因其氣化而生焉太虛之在天地中也萬物因其氣化而生焉然則太虛之為氣也非大化之本耶及其有氣化然後凝聚為形質著見為聲色也而其形質之凝聚聲色之著見者莫非太虛中胚胎醞釀而為造化者也然以太虛為氣之本體者非若理之為氣之體也理之為氣之體者統理氣而分體用以理為體

以氣為用也太虛之為氣本體者就氣之動靜而分體用以太虛為體以氣化為用也由理為氣以氣效理因氣知理究理驗氣則理氣之為體用也由虛為實從實歸虛因虛知實見實知虛則一氣之虛實為體用也就以一氣之虛實言之雖其有清濁聚散之分虛亦氣也實亦氣也豈可以實為氣而以虛為非氣乎虛實皆氣也故據其虛而曰虛據其實而曰實其皆有可據之跡者非俱為氣耶所以謂之以太虛為理則非知理者也理也者欲謂之虛矣不可得以狀其虛焉欲謂之實矣不可得以指其實焉其曰無極則似乎虛矣而即曰太極則非固虛也既曰太極則似乎實矣而乃曰無極則非固實也然則何旨而曰太

極極焉而太也故不可不謂之太極何復加以無極極焉而無矣故不可不謂之無極曰太曰無而不宰之宰無為之為有以為根抵樞紐焉則極之為理蓋可得而心會之矣非若氣之虛而止為虛實而止為實者也此固不可以太虛為理者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其言似以靜為性者也而其實非以靜為性也靜者人心未動之謂也若以人心言之靜亦人心之靜也靜何獨為天之性乎若以天性言之動亦天性之動也動何獨非天之性乎能動能靜之機即氣也有靜有動之常即理也言理而氣在其中言氣而理在其中不可偏指靜為天之性而以動為非天之性也惟其人生而靜之時所性者純而未雜真而未

未

妄故直謂之天之性以示其無撓於人欲之私而性之本然者然也及其感於物而動然後性之欲始行而乃有情勝性失之患矣故不謂之天而謂性之欲也然既曰欲矣而以為性之欲則非謂動時全未有性也於此若不見得明於曰天曰欲之旨而直以靜為天之性則非知記者之意也其何異以太虛為理者乎程伯子定性書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此言性之無內外也動即感物而動也靜即無感而靜也定即當靜而靜靜而無靜當動而動動而無動一惟天理之自然者是也其可偏指靜為性乎今以經緯言之氣之有虛有實心之有靜有動俱是緯中妙用也若夫虛實之皆有其常動靜之各有其則者同是理

之經也非知道者孰識其妙之妙精之精哉惟以理無形而氣有跡故後學有或錯認其虛者為理靜者為性殊不知虛實動靜皆為理之用而屬於氣焉理若偏有所主烏能為不宰之宰無極之極乎

又曰主氣者理也理發者氣也以氣之所主者而名之曰理以理之所發者而名之曰氣理外無氣氣外無理其有外於理而為氣之主者乎外於氣而為理之發者乎性情亦然主情者性也性發者情也以情之所主者而名之曰性以性之所發者而名之曰情性外無情情外無性其有外於性而為情之主者乎外於情而為性之發者乎理之與氣性之與情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但以在理則真

焉而已矣而為氣則有清濁精粗之不齊在性則純焉而已矣而為情則有善惡邪正之不一故人便疑其氣有不發於理者情有不發於性者至於論理氣性情多不免歧而二之此不知經緯之道有不得不然之勢而畢竟復歸于一者乃所以為元無二本故也故理而氣性而情者雖不可不分只可直分而不可以橫分者也橫分者有彼有此彼此并立之謂也直分者為體為用體用流行之謂也理氣性情不是兩箇並立之物事乃是一道之經立緯行者也夫氣順於理情順於性則氣自是理之氣情自是性之情寧有垂戾之氣邪惡之情哉顧以氣雖出於理其於為氣之後反為之氣自氣而不能為理之氣情雖出於性

其於為情之際反為之情自情而不能為性之情則自氣之氣自情之情豈不與理性相遠哉聖人燮氣治情之道亦非有他法止使之氣為理之氣而不自氣情為性之情而不自情以全夫經緯之道者也

又曰理氣以在天地人物者而統言之性情以在人物者而指言之然性即理也情即氣也理發者氣也性發者情也理氣性情即一道也而氣由理發理以氣行情由性發性以情行特以其發前發後而異其名目焉如木之在土中者謂之根本出土上者謂之幹枝而其實一木也水之始涌者謂之源泉注下者謂之流派而其實一水也然而其根直而其幹枝有不直者其源清而其流派有不清者

是不如理則純而氣有純不純性則善而情有善不善者乎夫理之有氣所以使之行其理之純者乃其常道也即至誠無息之天地是耳其有不純非其理之本然也性之有情所以使之行其性之善者亦其常道也即純亦不已之聖人是耳其有不善非其性之本然也氣之不純氣自有之情之不善情自有之後儒之以理與氣性與情歧而二之並而對之者乃出於此也然此非理氣有二本性情有二原也乃其為氣為情之勢有不得不異於理之純性之善耳然而在氣與情為其勢之然者亦不可不謂之理矣而但是理之變也非理之本然故學之道貴乎救其變而復還其本然者也主經治緯之道其可已乎

又曰理氣之際固難於會得而又豈是終理會不得者也哉人隨其所自中立者而觀之吾身固吾父母之所生也而吾父母之得以生我者孰使之也吾身既為中立之一物仰觀之而有覆我之天俯觀之而有載我之地旁觀之而有共我之萬類彼天也地也萬類也者果皆何從而有矣哉非所謂理也者固自有焉而正正當當直上直下亘前亘後故天得其當為天者而為之天地得其當為地者而為之地人得其當為人者而為之人至於萬物亦莫不各得其當為萬物者而為之物乎苟無其理則天何得如許其覆幬地何得如許其持載人何得如許其中立物何得如許其有萬乎惟其理之固有者然也固有理故斯有

氣有氣故斯為天地人物則其本也理而已矣然則理於何而觀乎當於其為氣者而觀之耳氣於何而觀乎當於其為天地人物者而觀之耳然而言理氣者既曰有理然後有氣則人每求之於有氣之先是則以時求理也理豈別自有其時者哉既曰運行凝結者氣也則人又求之於有氣之外是則以處求理也理豈別自有其處者哉理在氣中氣在理中而乃欲外氣求理外理言氣理氣安可會得也往者緩過來者已續則固無一項刻無氣之時也上下四方充塞彌滿則固無一空際無氣之處也理外言氣氣外求理吾未見其會得理氣也理自是所以為氣者也氣自是為天地人物者也以凝結運行者言則天地人物

皆氣也以其得為凝結運行者言則天地人物皆理也但以其為經為緯而別其目焉今以氣類之有形象者比之理氣之為經緯則理則太虛也氣則日月星宿之在太虛中者也理則陸土也氣則草木百卉之在土中者也水則理也龜龍魚鱉之在水中者則氣也風則理也人與鳥獸之在風中者則氣也日月星宿得太虛而為光精草木百卉得陸土而為植物龜龍魚鱉得水而為鱗介人與鳥獸得風而為生化無太虛則無日月星宿無陸土則無草木百卉無水則無龜龍魚鱉無風則無人與鳥獸然而太虛而非日月星宿徒率率何為陸土而非草木百卉徒臚臚何為水焉非龜龍魚鱉徒混混而已風焉非人與鳥獸徒

旋旋而已然則理之有氣氣之在理即如是也無經則不得為緯非緯則不得為經者不其然乎
又曰理固常自有者矣而理不但自常為理而已心也發焉為之氣然後有功用事業也所以生陰陽五行為天地萬物者莫非此理之功用事業也然則以理而為之氣者不是別作一種之為也即此理中功用事業固當有許多氣然後乃得以營出矣則發動焉為運行凝結焉為形質者孰非此理自然之用也哉惟其運行者不能無盛衰盈縮形質者不能無大小精粗則得於盛衰盈縮者類族以之而分焉為其大小精粗者物我以之而別焉類自類族自族而逆順邪正予以雜矣物自我自我而公私善惡

予以互矣故其在是道之為理也則純乎善順公正焉而已及是道之為氣也則善順公正者不能純焉而邪私惡逆亦與之並焉所以病夫邪私惡逆者必歸咎於氣乃以氣為理外別種之物故不自純而有是雜也此不知理氣之為種者非自別也特以一經一緯之有常變耳是故三代以上聖訓之載於經傳者未有以理氣性情對舉而分之言堯舜只有人心道心精一執中之言湯武有建中建極之稱孔子有克己復禮吾道一貫之訓其道亦皆不出理氣也而未嘗曰某底理某底氣理如何氣如何也但令為善去惡以順治逆以公滅私以正勝邪而理便在其所存氣便在其所節故主經治緯之道即在是矣秦漢以下

聖賢不作教化不行人欲橫流天理晦塞而三極之道不立則人而禽獸中夏而夷狄矣至宋諸先生相繼而出紹孔孟之學明堯舜之道者靡有餘力矣以為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者無他也惟能明性善之理使人知皆可以為堯舜也於是不得已焉而遂為氣質之性之說者乃所以使學者知夫本然之性則不可易矣而其不能皆善而有惡不能皆順而有逆不能皆公而有私不能皆正而有邪者無非氣質之不齊者為之拘也此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而人若性此性而不為之變化但任其偏倚過不及之稟焉則未有不失其本然不可易之性矣故必使有以化其偏倚者而歸之正變其過不及者而歸之中然後本然與氣

未

質始得無間而皆純為善順公正之道也此程朱以來凡為聖學者未有不守其說者也但若以氣對理互言而並舉則後學又以為所謂氣者別行於理之外而自為一種焉此又非真知理氣之實而亦非能知程朱之意者也此余所以有經緯之說也

又曰氣者理中生出者也理無時而不在故氣無時而有息其為運行也前出者盡則後出者繼其為形質也前有者終則後有者始既繼而又盡既盡而又繼既終而又始既始而又終其何時而息絕哉蓋氣之發動者是運行也氣之凝結者是形質也發動者有運行然後於是運行者凝結而為形質凝結者為形質然後形質又自有發動而

運行焉性情事業斯以存矣孰使之發動孰使之凝結哉乃一理而已然則氣焉有運行者便是此理之運行也氣焉為形質者便是此理之形質也然而運行者不能無窮盡形質者不能無剝散剝散則必復有凝結窮盡則必復有發動此所以大者有大始終大盡繼小者有小始終小盡繼又其所以盡繼始終之無窮者實以此一理之常然也大包小遠包近生生化化於其間而各有以自盡其性命者即此理之一也運行者必須有形質形質者必須有運行運行與形質未嘗相離而小形質者始終於大形質之中小運行者盡繼於大運行之中形質之大者莫如天地天地非獨無始終也而其在始終為最大也故始終於

其間者自不見天地之始終則便以天地為無窮之一物此其所見者小也今夫蜉蝣亦在於形質運行之中而其始終不出乎一日之間則安知夫一月之物一時之物一歲之物之始終哉况知夫始終之大者乎形質運行之為大為小者不一而其各有盡繼始終之無不同焉者非其理之一乎以其各自為形質各自有運行故遂不免有巨細偏正彼此物我而其所以為一理之用者有千殊萬別千差萬謬之不齊矣惟能稟運行之秀得形質之正者不拘其形質之小而能通乎天地萬物之理不滯於生世之近而能達乎古今億代之遠此即吾人之道而其為理氣也則一原而已

又曰理氣必以經緯明之者有說焉夫人性皆善無不與堯舜同者孟子之旨也然而古今天下之人惟大聖為能純粹無雜之外其餘則雖有善惡分數多寡之不齊而皆未免於雜矣則其果以人性皆善為可必信者鮮矣故有謂有性善有性不善者焉有謂性無善無不善者焉至有謂人性惡者焉此皆不但不知理亦不知氣者也又其剛柔善惡或正或偏隨其所稟而各異故程張有氣質之性之論則不達其理者遂以氣為理外之物而謂與理不相干者矣然而形氣自是吾之所得為身而不可得以無焉凡由此形氣自所覺者皆吾之所不可一日廢則恒人之不能達識者既懼性善之訓又難形氣之廢乃思有以

為理與氣之兩立並行不相偏廢焉則又要取其理焉未
純於善氣焉未全於惡者而為其自占可便之地之計也
然彼既為之理作一物氣作一物遂立兩箇頭項則理氣
已不得致一而善惡相半終不成為至道况微者每見棄
於危者其何得以有濟哉遂不免人欲日肆天理日晦焉
此亦無他既不識理又不識氣故也若為虛無寂滅之學
者則既惡是理之有不可紊之秩不可廢之叙又惡是氣
之有萬殊之用萬變之應則乃欲斷却彝倫事物一切廢
置天理人情之所不容無者一向但就空空寂寂不起不
滅之地而棲其妄想以是謂之心謂之性謂之道矣然心
非知覺之心性非秉彝之性天下豈有是道哉其所謂心與

况

非吾所謂心也其所謂性非吾所謂性也其所謂道非吾
所謂道也以為理焉而非為氣之理也以為氣焉而非理
發之氣也以為道焉而非合理氣之道也理豈有不氣之
理氣安有無理之氣道安有不理不氣之道哉此亦實不
知理氣之為經緯而終於絕天之道亡人之倫者也故
必須知理氣之元非二本而理自為經氣必為緯經有其
常緯有其變常以立其體變以致其用然後經在緯中不
失其為經緯在經中不失其為緯而道在是矣此余以經
緯言理氣者思有以明夫理氣之自為體用而道之所以
立也惟能真知是理者乃可以真知是氣真知是氣者亦
得以真知是理雖曰知理而若不知氣是實不能真知理

者也雖曰知氣而若不知理是實不能真知氣者也夫氣之著非若理之隱也其發動之盛凝結之實所可易知也而亦或有知之不能真者其盛其實即可以耳目見聞矣而若其所以盛所以實者非見聞所及也惟其所以盛所以實非見聞所及者即非其理乎固以理氣非二物也其所以知氣知理亦非二般事也此大學格物致知為一工夫也果能真知理矣則寧有不知氣者哉果能真知氣矣則寧有不知理者哉故能真知理氣者必有以知經緯之義矣

又曰理氣何以謂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夫氣者理之氣也氣出於理以理為主而常在理中行便是緯以經出經以緯行故可謂之一也惟其指理謂理不當謂之氣指氣謂氣不當謂之理一經一緯不得無分則不可不謂之二也然而經得緯為經緯得經為緯而經緯合一未嘗為二物故又可謂之二而一也吾故曰有理斯有氣有氣則必有理又曰無無理之時故亦無無氣之時無無理之處故亦無無氣之處若曰理自一時氣自一時理自一處氣自一處則非知理氣者也先儒之論理氣也必曰先有理然後乃有氣則後學遂以為先自先而後自後於是乎理與氣似各有時焉又曰某底純是理某底專是氣則後學遂以為純自純專自專於是乎理與氣似各有別焉夫所謂理先氣後者却以理推之知其自有是理故即有是氣爾

非謂若昨日有理今日有氣者也言先而氣在其中言後而理在其中實莫能相先後焉矣所謂理純氣專者亦以體用本末或正或偏之勢而言之耳非謂理純者都無氣氣專者都無理也理非氣何因而見其純氣非理何由而得其專此有純有專者所以理氣合爾曰理曰氣名目雖二即一原而體用焉一形而上下焉既無徒理無氣之時安有徒氣無理之時乎既無徒理無氣之處安有徒氣無理之處乎吾故曰理發者為氣性發者為情夫以宇宙中千變萬化者無非氣也而其氣何從而出出乎理也在人之百行萬善無非情也而其情何從而出出乎性也有理故有氣有氣故為千變萬化焉有性故有情有情故為百

行萬善焉無理則無氣無氣則其何以為千變萬化於宇宙乎無性則無情無情則其何以為百行萬善於吾人乎故理者有為之本也而自不能為氣然後能有為焉性者致用之原也而自不能致用情然後能致用焉氣是理之氣也情是性之情也氣之於理情之於性皆以所發為言者不以是耶然則所謂發者不獨動者為發靜亦發中之靜也不獨感者為發寂亦發中之寂也何則以元氣而為天地以遊氣而為人物者無非太極之發也從無形而為有形從無為而為有為者非所謂發耶既為天地則天地有動靜既為人物則人心有寂感此無非理發中之動靜性發中之寂感也何以言之動靜之在天地者皆氣也

時

則均可謂之理之發也寂感之在人心者皆情也則均可謂之性之發也故動為發中之動而靜亦發中之靜也感為發中之感而寂亦發中之寂也人常見其靜時氣方收歛翕聚未有作用之迹則便以為理而已矣及其動時氣始流行發育著於造化之迹則便以為氣而已矣遂以人心之寂者謂之性感者謂之情是則理自一時氣自一兩理自一處氣自一處時為有徒理無氣與徒氣無理者矣地為有徒理無氣與徒氣無理者矣性有性之時情有情之時而性情不同時性有性之處情有情之處而性情不同處也是焉知理氣之一而二二而一者哉天地之有靜有動者理也能靜能動者氣也人心之有寂有感者性也

別

能寂能感者情也動靜皆理也皆氣也寂感皆性也皆情也但其靜時氣聚而理止動時氣作而理行寂時情凝而性止感時情發而性行故氣靜者理之靜也氣動者理之動也情寂者性之寂也情感者性之感也理氣性情未嘗不同處而存同時而行則其果有徒理徒性徒氣徒情之時與處乎或曰動靜之於天地皆為氣也者元儒固有說矣至於人心之寂感則所謂七情也四端也皆以發處言之矣既莫不以感者為情焉未聞以寂為情者也吾曰在天地而動靜焉者皆為氣則在人心為寂感者皆謂之情恐亦當為一說也夫以感物而動處為情者蓋就其條分緒別名目可舉者而言也七情四端皆是也或喜或怒或

哀或樂或愛或惡或欲其目為七或惻隱或羞惡或辭讓或是非而其目為四四與七固皆以性之涉氣而為情矣則至於寂然不動之時其為虛明湛一者亦豈非氣聚之情乎感焉而為七為四者情之已迹者也寂焉而虛明湛一者情之未迹者也此不可以已迹者獨謂之情而未迹者獨不得為情也若以理言之則一寂一感皆理也不可獨言性於寂也若以氣言之則為寂為感皆氣也不可獨言情於感也且其方寂未發之前亦有或偏或不偏或倚或不倚而不能皆中則其可專言理於未發之前乎既感已發之際亦有中節不中節而中節者便是和則其可專言氣於已發之後乎固以理之為經者常自若也而氣之

混

為緯者未嘗不承焉以一元言之其為開闢天地者固緯也而其未開闢之前凝聚為混沌者亦未始不為緯也以一歲言之其為造化發育者固緯也而其未發育之前閉藏而成冬者亦未始不為緯也以一日言之其為日出朝晝者固緯也而其在日入之後黑窳為昏夜者亦未始不為緯也以人心言之其為感應時出者固緯也而其未感應之前凝定而為虛寂者亦未始不為緯也為之凝聚為之閉藏為之黑窳為之凝定者果非氣之為耶既莫非氣之為也則自其為理為性無形象聲臭者而言之皆可謂之發也是故聖學工夫不專在於動時感處而本源須先存養於靜時寂處此主經治緯之正學動靜循環之一道

也

又曰易主經治緯之綱領書主經治緯之事業詩主經治緯之勸懲禮主經治緯之儀則春秋主經治緯之權衡樂主經治緯之風雷論語主經治緯之旨訣大學主經治緯之門路中庸主經治緯之準的鄒書主經治緯之模範蓋宇宙之間三才之道未有外於理氣之經緯而吾人所業亦不出乎主經治緯之事焉帝王之治教臣隣之輔佐師門之講明者皆此事也故古昔聖賢之經傳垂訓即皆此道而已此道之外其有他事乎

十月二十五日石川濟校正

旅軒先生性理說卷之五

旅軒先生性理說卷之六

經緯排說帖序

余竊以理氣擬之為經緯焉而為之說以明之仍取其義隨其各章排說為圖將欲掛諸座壁目擊心會以為思繹之地則庶幾一朝有的然之見者初志也而身逢亂離常在流泊之中又苦應接之煩曾豈能靜坐一室玩心高明哉今且耄癯劇矣眼昏神眩尤艱舉目之規則不若謄諸冊子佩持行裝中隨時隨處值閑看省之為要故今以冊子代圖焉

曰易主理... 性理說卷之六... 無子... 卷今且... 吾... 之... 翻其各... 余... 勁... 勁...

理為氣經排說之帖

人物... 之有根本也... 領也... 動物... 草木... 得焉... 下... 耳... 之... 有...

野為原野非野之野

太極之理之於天地人物譬如溪澗之有泉源也如植物之有根本也如動物之有頭有心也如網之有綱衣之有領也如戶牖之有樞紐也溪澗無泉源則不得為四瀆也動物無頭與心則不得為昆蟲也植物無根本則不得為草木也衣網無綱領則不得為衣網也戶牖無樞紐則不得為戶牖也天地人物無太極則不得為天地人物也然而泉源也根本也頭心也綱領也樞紐也者皆屬於形而下者故有目者皆可得而見之有手者皆可得而指之有耳者皆可得而聞之有口者皆可得而言之矣至於太極之為理也則誰得以見之指之言之聞之哉惟其為最靈有知覺者或可得而認會之焉蓋其所謂理也極也者亦

非的指其全體本然之實而目之稱之也特就其千條萬緒無所不具者而謂之理蓋以脉理之密莫有如王者故取而目之所以字旁從玉也特就其千變萬化無所不統者而謂之極蓋以最上無總莫有如極者故取而稱之所以字旁從木也夫其千條萬緒之無所不具者以德言之而道在其中矣千變萬化之無所不統者以道言之而德在其中矣豈有德外之道又豈有道外之德哉惟其為理為極也者無始終無盛衰無形象無方所矣理之為字未之造焉而理未嘗不在矣不是有理字然後其理始有也極之為稱未之立焉而極未嘗不立矣不是有極稱然後太極始立也然則謂之理而理未嘗有其形象謂之極而

極未嘗有其方所欲其無之而不可得以無之也欲其有之而不可得以有之者非太極之理乎此所以言太極之實必曰理言此理之妙必曰太極則曰理曰極者皆是不可易之名目也據此兩字可認其無所不具之條緒無所不統之變化焉天地人物之所以為天地人物者孰不由於此極此理哉試就太極之理而分其綱目則其為綱者一曰善焉无惡也

以其為得而不為失也為利而不為害也為是而不為非也為成而不為敗也為吉而不為凶也為存而不為亡也為安而不為危也為治而不為亂也為福而不為

禍也為繼而不為絕也

其為目者十五曰

真焉无偽不可得以假借也真謂其自然也无偽真之至也

實焉无妄不可得以欺罔也實謂其充盈也无妄實之至也

常焉无改不可得以間隙也常謂其亘永也无改常之至也

直焉无曲不可得以枉回也直謂其彛則也无曲直之至也

順焉无逆不可得以乖戾也順謂其宜穩也无逆順之至也

至也

平焉无險不可得以詭波也平謂其安固也无險平之至也

中焉无偏不可得以倚着也中謂其恰當也无偏中之至也

正焉无邪不可得以橫僻也正謂其貞確也无邪正之至也

公焉无私不可得以狎干也公謂其均徧也无私公之至也

定焉无撓不可得以移易也定謂其本分也无撓定之至也

準焉无欠不可得以欠之也準謂其稱齊也无欠準之至也

密焉无漏不可得以空缺也密謂其備盡也无漏密之至也

全焉无壞不可得以虧滅也全謂其咸渾也无壞全之至也

完焉无敗不可得以耗損也完謂其依初也无敗完之至也

通焉无塞不可得以阻窮也通謂其變活也无塞通之至也

濂溪周子著太極圖其上第一圖之空圍一圈即太極也

晦庵朱子著易學啓蒙其第一圖之空圍一圈亦太極也
兩先生皆以空圍一圈為首者非謂太極之理有如空圍
之圈也以其理為至有而其象為至無故於是乎無可奈
何焉而乃為一空圈以當之此所以為無極而太極之理
者也周圖之陰陽五行乾坤男女萬物化生與朱圖之兩
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實皆出於其
中也

朱子註易傳之太極曰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象數
已形而其理無朕之目愚亦曰天地人物未有而其理為
本之稱天地人物已有而其理為主之目

朱子註周子太極圖之最上一圈曰此所謂無極而太極

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
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愚亦曰若非
天地人物之在上下與兩間者莫由以知夫天地人物之
所以然者實太極之理也然而太極之理固自無窮焉殊
非天地人物之所能盡也即此時人物之前非不曾有人
物又此時人物之後又非不復有人物則此理固非人物
之所能盡也然所謂前後人物皆不過以此天地兩間之
前後而言之矣至於此天地之前必有已過天地之為無
窮焉此天地之後又必有將來天地之為無窮焉夫既有
前後無窮之天地則其兩間之人物亦隨而自無窮於前
後矣然則太極之理之無窮者果為天地人物之所得

以盡之乎

朱子又註周子太極說首句無極而太極曰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愚亦曰太極者道
德之頭顱今以天地言之陰陽之為兩儀元亨利貞之為
四德水火金木土之為五行春夏秋冬之為四時者孰非
此理之流行哉以吾人言之仁義禮智化之五常喜怒哀
樂愛惡欲之七情三綱五倫之百行孰非此理之為大本
哉此所以謂之道德之頭顱者也

信

論

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維之則陽也
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其亦曰右非
天地人物之在上下與向背者其所以知夫天地人物之
所由而為體之與否之隨隨而為之理固曰易行而為
樂矣與否之謂之靜也而論之曰古者聖人觀象於天
知與之理於心是入者之謂也然其所以知與否者
四象水火金木之理也其所以知與否者四象之理也
新之謂也全以天與地之理而論之則所謂與否者
新之謂也與否之謂也與否之謂也與否之謂也與否
和者入者固曰水火之理也與否之謂也與否之謂也
後畫之謂也與否之謂也與否之謂也與否之謂也與否

氣為理緯排說之帖

性理說卷之六

原其動靜之理

陽

老陽

少陰

乾

兌

離

震

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為柔柔為坤

陰

少陽

老陰

巽

坎

艮

坤

胚

性理說卷之六

九

其為氣也言其實則

言其式則

言其才則

有候息

有體段

有充滿

有運行

有次序

有數度

有方所

能儲畜

能發施

能醞釀

能胎胎

能興作

有精英

有時節

能生化

有津液

有際限

能備盡

有材具

有始終

能成就

有力量

能推遷

能嗣續

以陰陽言則

氣之常也

氣之變也

曰動靜

曰健順

曰剛柔

曰和嚴

曰闔闢

曰聚散

曰盈虛

曰升降

曰唱和

曰屈伸

曰往來

曰消長

曰淑慝

曰順逆

曰清濁

曰明暗

曰浮沉

曰通塞

曰厚薄

曰盛衰

四時相生之序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以五行言則 天地生成之序

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

五氣相克之序

水克火
火克金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殺

陰陽有可以一氣言者有可以二氣言者以一氣言則陽便為陰非別有陰之種陰便為陽非別有陽之種變化屈伸互根流通者是也以二氣言則陽自為陽不得為陰陰自為陰不得為陽分作兩段莫容相錯者是也陰陽又有可以相須而言者有可以相勝而言者以相須而言則陽得陰為陽非陰則陽不能獨行陰得陽為陰非陽則陰不能獨成者是也以相勝而言則陽主發散陰主收藏陽能生長陰能肅殺其用相反者是也蓋陰陽本於一理分為二氣此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不有一理無以為二氣之本不有二氣無以為一理之用此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而相須相反莫非自然之則者也故陰陽二氣必也不相過

不相不及有以相須共濟然後不失乎一理自然之則而成造化生物之功矣夫所以有天地有人物萬古不窮者皆是二氣之為也若夫陰陽偏勝之為災戾者雖以陽而偏勝猶為不可況於陰之勝陽者乎

又曰統而言之則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原其始而始之前固無空缺反其終而終之後亦無空缺無前後無始終常盈滿充塞稱太極之無極者即一元之氣也其分而為二者凝聚而為形體則對待而作儀匹其流行而不息則迭運而有遞代就元氣而言之則無始終無前後常盈滿充塞者體之立也或凝聚或流行有對待有迭運者用之行也就其分而為二者而言之則對待而作儀匹

者體之立也迭運而有遞代者用之行也此則氣中之體用也若以大體用言之則理為體氣為用者是也又曰以兩儀又分而為四象者言之即大陽大陰少陽少陰也以二氣又分而為五行者言之即木火土金水也夫氣之一而二二而為三四五六至于十百千萬者豈是有意於必分而好為變易哉蓋莫非一理之自然而有不得已者也然而象之四卦之八至於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為六十四者亦莫非一分為二而生也行之五時之四氣之二十四候之七十二月之十二日之三百六十者亦莫非二分為五而成也此即二氣為太極之用而其有十百千萬之變化者揔其要則陰陽二者而已矣又曰夫其二者

相感相應相交相濟之無窮而大小變化以之出焉古今造化以之成焉此固天地萬物之所以天地萬物乎其中也又曰有理故有氣有氣故有物理為無窮故氣之出也亦為之無窮氣之出也無窮故物之生也遂為之無窮天地亦物也而為物之大故有以父母子萬物矣人亦物也而為物之首故有以位育乎天地萬物矣又曰物者人所共見也見物之生也無窮則可以知夫氣之出也無窮矣既有以知夫氣之出也無窮則可以知夫理之為太極也固無窮矣又曰氣者充塞無間者也運行不息者也充塞無間者氣之實也運行不息者氣之常也有其實故有其常有其常故有其實此所以造化之不窮也孰使之然哉即無極太極之理也夫既充塞無間則其有氣外之區域乎運行不息則其有氣窮之時刻乎夫無極太極者理也無限無窮者氣也而無限無窮之氣之出於無極太極之理中者自然而然而常然而然不容已不容無者也今見源泉之發於地衆植之生於土則可以推認夫氣出於理者其果為不容已不容無之實也當無而然不容無者即所謂性也自然而然而然不容已者即所謂道也性何時而泯乎道何時而息哉此其所以常充塞常運行也然而所謂運行者不是往者來而又往也來者往而又來也蓋往者既過而來者又續也非若車輪之却者又前前者又却也所謂充塞者不是充塞於前者又充塞於後也後所充塞

果

既過而來者又續也非若車輪之却者又前前者又却也所謂充塞者不是充塞於前者又充塞於後也後所充塞

者乃前所充塞也蓋隨時滿足其存自若也非若瓮儲之物前存者後又存也惟其所根者一理而生生不窮故運行有往來充塞無前後而其實則充塞與運行皆常新而不滯者也如果一氣之聚也而常運行常充塞則豈有不盡不窮之理哉故惟能通於此理者可以識得此氣也又曰氣固亦有大小經緯其為經而大者自始至終即一氣也其為緯而小者其緒多端其變多般故又自有往來前後之無窮往者往而過故來者來而續前者前而虛故後者後而充此其所以各成其分限而並行並育者也又曰理無限際則氣亦當無限際也夫既聚為大小形器則形器之中固各自有充塞運行之氣矣然而形器之外豈無

充塞運行之氣哉其必有形器外之大氣亦自充塞運行焉故為形器者得以居其中而承藉之矣然則天地雖大其大也亦不得不有限矣其外必當有充塞運行之氣矣不然則天地亦何得以為天為地而居其中乎但居天地之內者耳目止及於天地之間焉若天地外之氣其何得以測度之哉其惟無限際無限際也哉又曰氣則作於此理而常準此理者也雖不能無體質無方所無內外無始終無衰旺無贏縮矣而其為大小高卑深淺遠近先後彼此者一唯此理焉是準矣即所謂理無處不在故氣亦隨之而未或有無氣之處也理無時不在故氣亦隨之而未嘗有無氣之時也夫所謂處者不但人

所見所知之處為處也凡為所不見不知之處者其幾許
哉所謂時者不但人所遇所聞之時為時也凡所未遇未
聞之時者其亦幾許哉為兩間萬物者莫不有在身之理
氣自具充滿於各物之中焉若不有都囿萬物各形之外
一大自然之理氣充滿於天地之間則在萬物之理氣其
何從而受之以為萬物哉然則萬物中之理氣便是皆受
天地之理氣為各物之理氣矣若天地之理氣其又何從
而受之自為天地之理氣乎亦必有天地外之理氣又有
大於天地中之理氣者而天地受之以為天地也天地雖
巨亦物也則其無造天地之理氣乎然則理氣其可窮乎
但理之為理者即一理之常存固有也氣之準乎理者往
過來續而無間斷也此所以經緯之分也人皆知生萬物
之理氣在於天地既生之後而不知生天地之理氣自有
於天地未生之先焉生萬物之理氣固儲於天覆地載之
中矣生天地之理氣乃儲於何許區域之中而能生化天
地乎此不可思索認之模象得之而其為理氣之妙則果
不為無窮乎哉

所見所知之度為量也凡為時不見不知之度者其後許
 哉所謂時者不但人所遇所謂之時為時也凡所未遇未
 聞之時者其亦與時為時所謂為時者豈不可在時之理
 氣自具充滿於各物之中者若亦有謂固萬物各形之外
 一大自然之理氣充滿於天地之間則在萬物之理氣其
 亦為無窮乎然則萬物之理氣亦與時為時中之理氣度是時也
 此非地不可思者時之與氣為一而其時與氣之與理氣
 中矣生又與之與理氣以動其時與氣之中所謂生又
 非天與未生之與理氣也其理氣之與理氣固謂其與理氣
 之與理氣非天與理氣之與理氣也其理氣之與理氣固
 謂其與理氣也其理氣之與理氣固謂其與理氣也其理氣
 固謂其與理氣也其理氣之與理氣固謂其與理氣也其理氣

經緯合一排說之帖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聖賢心一貫論八

此天地之先為先天先之先幾天地

輕清者圓於外而旋轉不息日月星辰為之隱見前元終為大消為闔

理在天地之先而為經以元氣為緯而做天地

此即大消長大闔闢

重濁者方於中而凝定不散山嶽川瀆為之峙流後元始為長為闔

此天地之後為後天地後而後元幾天地

禽獸稟氣之偏得為騎載犧牲皮毛骨用

稟氣之秀且辨天下之聲音目察天下之形色

鼻納天下之氣臭口吞天下之滋味

理在天地而為經元以氣陽五行木火土金水為緯運而做出與萬物風雷人中立而戴天履地參為三才首于萬物

暑寒 晝夜 之送 雨暘 之互 施

得理之全心窮天下之義理身任天下之道德

手能天下之事務足行天下之區域

草木稟氣之塞得理之輕僅可為宮室輪輿蔬菓藥餌之用

輿

以道言之曰理氣

理以氣而為理氣得理而為氣
理者有氣之謂也氣者有理之謂也
理則主氣者也而氣則行理者也

理氣在心則性情也

通六藝之理

明五倫之道 位天地 繼往聖

理在吾人而為經仁義禮以情喜怒哀樂為緯而做出聖賢事業智信 愛惡欲

盡格致誠正之學育萬物聞來學
立修齊治平之教

性以情而為性情得性而為情

性者有情之謂也情者有性之謂也

性則出情者也而情則性發者也

性則主情者也而情則行性者也

性情在道則理氣也

以心言之曰性情

又以理之為經氣之為緯不是經自經緯自緯也理之所
經經於氣也氣之所緯緯於理也經在緯中緯在經中而
為妙合之道然後天地人物於是乎出焉性命道德於是
乎行焉此理氣所以為經為緯之功用也遂以粗說排之
為一帖焉

為萬善萬化之主而固有常然者即理也為萬善萬化之
機而致用成能者即氣也不有理焉則萬善無所宗萬化
無所根此其所以為主也不有氣焉則萬善不得為善萬
化不得為化此其所以為機也固有者極之於既往之前
而不見其所始焉常然者極之於將來之後而不見其所
終焉此則理之為理也致用者當生必生當行必行而未

嘗欠闕焉成能者無所不作無所不準而未嘗短乏焉此則氣之所以為氣也夫既有固有常然之理故遂得為致用成能之氣氣非理則何從而生出乎理非氣則何得而有為哉此固理之不可無氣而氣之必本於理也今以理之為主而固有常然者擬之於經以氣之為機而致用成能者擬之於緯者自是一說也

卷一

平昔書此野原初以為野原之入曰凡之理公時時林之
高故合之直或於天賦入林林是乎出焉其命並漸其是
野原亦原也原之謂野原也野原中野原中野原中而
又必野之為野原之為野原不長野自野野自野也野之謂

性情為經緯排說之帖

學之所謂為氣也天既有四時之氣則氣之所為氣也天既有四時之氣則氣之所為氣也天既有四時之氣則氣之所為氣也

卦辭為聖賢辨信之卦

天地合其德之仁乃大仁之仁也

日月合其明之智乃大智之智也

四時合其序之禮乃大禮之禮也

鬼神合其吉凶之義乃大義之義也

晝夜寒暑合其常之信乃大信之信也

方其理然而未發也何嘗有五者之界別哉渾然一理而已及其發

於情而形於外無後知其寬裕溫柔者即出於愛之理而為性之仁

發強剛毅者而出於宜之理而為性之義齊莊中正者出於敬之

理而即性之禮文理察察者出於別之理而即性之智四德之固然

者便是實之理而即性之信然則以其性之發者而智性固有五也

煦煦之仁皞皞之仁即非仁之仁也

了了之義慤慤之義即非義之義也

碌碌之禮旦恭之禮即非禮之禮也 此皆似焉而大有違於本德者也

察察之智穿窬之智即非智之智也

區區之信固滯之信即非信之信也

五常之性為經

仁 天道之元 五行之木
義 天道之利 五行之金
禮 天道之亨 五行之火
智 天道之貞 五行之木
信 天道之誠 五行之土

七情果皆當發而發中節而止則是乃善之用 言七情有以懼易樂者蓋以樂與喜一類 一惟其則而非本然之善流行也即經行 而喜在情首故善樂而取懼也然善樂愛 於緯緯順於經而百行萬善皆由此出禮樂刑 三者皆應順境者也怒哀惡三者皆應逆 境者也喜與怒對哀與樂對愛與惡對惟 欲無對之外皆以相反者而對舉矣若以

喜

怒

哀

七情為緯

樂

愛

惡

欲

七者之情無非五常之用而五常非七情 則何從而為日用常行之道哉此五常固

為七情之性而七情為五性之情者也

然後七情皆當止而止也此乃不須別舉 懼目而懼自在其中也又七情之中惟 樂尤切於懼焉人思懼何以能保有其樂

哉然則言樂而懼在樂中也且相類者言之 則懼常於欲惡莫惡欲怒莫怒處發焉則

便非其則而私情勝不免於過不及之偏即緯於 經純其緯而千凶萬惡亦由此出矣夫飛淵網

墜法數倫亂典以之其身滅族敗家亡國皆其孽也 哀之對而懼未之舉焉者非以是耶

試以愚見會之喜於五行果屬火則當於五常屬禮而 茲乃屬仁則豈不以所喜生於所愛愛乃仁用故又喜常 發於所欲遂而其情易流則近於屬水之智者也哀由於愛 則又似通於生物之本惻隱之仁其施之有節者近於禮其氣 淒苦者似屬金苦甚則為淒淚者似屬水也欲生於氣類似屬木 與仁其有正且潔者似近於金其有滓濁者近於土其為易流易溺 者即是水也其於四端以喜愛哀懼欲為都自惻隱發唯以惡怒 為羞惡發竊思若以情根於性其所發動處言則七情 誰非惻隱為之主哉雖惡怒其發動者則亦惻隱也天稟 情是性之發也而其所以為性為情者皆此一理也蓋在天地 則為二氣五行者都此理也故在人為性情者常之五情之 七其目雖不可不分而其理則相通相貫者也即以七情屬五 行五常四端者雖發隨目各排而有不得相出者焉此乃一理 之相通相貫故也木為五行之首元為德首仁為五常之首惻隱 為四端之首而專包之故七情之通於五行之木五常之仁四端 之惻隱者然也唯在認會之者要須活看而能無滯礙也已

喜屬火

愛屬木

屬五行

惡怒屬金

哀懼與欲屬水

本四德

喜愛是仁
惡怒是義
哀懼是禮
欲屬水是智

擬四端

喜愛哀懼欲都自惻隱發
怒惡是羞惡發
右七情自於四端橫貫了

七情或當發之發中節而止則是乃五常之用 便非其則而私情勝不免於過不及之偏即緯於 經純其緯而千凶萬惡亦由此出矣夫飛淵網 墜法數倫亂典以之其身滅族敗家亡國皆其孽也 哀之對而懼未之舉焉者非以是耶

禮之端一則曰恭敬

蓋恭敬是辭讓之實

辭讓是恭敬之施也

四者亦不出七情之區域矣蓋七情不能無善惡

而四端則就七情中指其從四德各因所觸始發

純善處而舉之者也亦不過曰性之情而已矣豈

於情外別有端乎端者有本之謂也端有惻隱知

性之固有仁端有着惡知性之固有義端有辭讓

知性之固有禮端有是非知性之固有智故曰四

端惟其擴充之道只在於當動之際能省察謹慎

隨發必培不使之纒發旋汨焉耳此即七情之純

善者也苟能擴而充之則四德之隨其端而流行

於日用之間者火燃泉達有不可勝用而身而

家家而國國而天下可以通遍於覆載之中矣

四端

惻隱仁之端

羞惡義之端

辭讓禮之端

是非智之端

信不言端以四端

之發無非實理則

信豈別言端乎

忿懣

恐懼

心與物接之目

好樂

憂患

忿懣即惡怒也好樂即喜樂也恐懼有惡怒之實而身得以惡

怒應之則有是情焉與惡怒同其類而深重者也七情以懼易樂則即是

本目也憂患即悲哀之萃恐懼之發者也至於親愛即愛也賤惡即惡

也畏敬即親愛矣而尊隆加焉也哀矜即哀也教愔無可賤惡之實

而不為之致意留念焉則居愛惡之外者也惟四與五本無非有心

之常情也而此乃為心病之目者所謂有所即其四者之所以為病

也有者不當有而有也所者非其所之事未未而先存者是

期待也事方應而過重者是偏繫也事既過而猶存者是留滯

也則有所為病也所謂之辟者即亦五者之所以為病也之者向着

之謂也辟者專重之謂也辟於親愛則失親愛之則辟於賤惡則失

賤惡之則辟於畏敬則失畏敬之則辟於哀矜則失哀矜之則辟

於教愔則失教愔之則此則之辟之為病也以其為病也故必

以一義之兩字重連之以為其目明其為病焉此回曾子

身與物接之目

親愛

賤惡

畏敬

哀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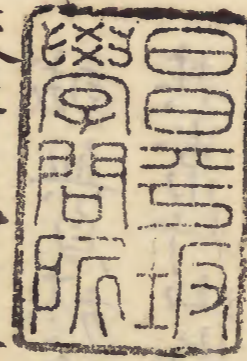
教愔

理氣在天地為經緯者以天地自無所偏物無所私誘至誠無息於穆不已故經緯之道無不順燮而日月星辰得其常行山嶽川瀆得其常平暑寒晝夜常以其時雨暘風雷常以其節造化生育之功無有差忒者萬古如一日也性情之在人為經緯者同一理氣也惟聖人則純於天理而亦不已所致者中和之德所執者中庸之道故有以位天地育萬物有以繼往聖開來學者無非經緯之道無所不盡也至於眾人則不然氣稟不得不偏於受生之初物誘不能不累於知覺之發所謂七情者不失於偏重則或失於偏輕重者常患於過輕者常患於不及應事之際不免於有所之四病接物之間不免於之辟之五患則五常

必失其本然四端方露而旋汨至於凝冰而焦火淵淪而
天飛三綱不綱五倫不倫甚或身亡家敗喪邦覆國者有
之此豈非經不能經緯不能緯而致然者哉其果可懼也
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十月二十日 細井謹按



旅軒先生性理說卷之六

